



# 语法研究和探索

中国语文丛书 五

中国语文杂志社编

中国语文丛书

YUFA YANJIU HE TANSUO  
语 法 研 究 和 探 索  
(五)

中国语文杂志社 编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YUFA YANJIU HE TANSUO  
语 法 研 究 和 探 索  
(五)

中国语文杂志社 编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7印张 170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定价:3.20元

ISBN7—80006—275—9/H·82

## “中国语文丛书”编辑说明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以来，陆续刊登了有关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文章或资料。为了便于读者参考，我们按方面或专题把一部分文章或资料整理编辑，不定期地陆续出版了单行本，总称“中国语文丛书”。

《中国语文》篇幅有限，有些有价值的稿件不便在上面刊登。为了补救这一个缺点，我们把这些稿件也编进这套丛书，让它们能够同广大读者见面。有少数文章或资料是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了，因为参考价值较大，有的也收在这套丛书里。

这套丛书总的编辑方针，和《中国语文》一样，主要是推进语言文字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具体到每一本，因为方面或专题不同，有的比较专门一些，有的则比较普及。

希望全国语文工作者继续给我们批评和帮助，使这套丛书的内容得以改进，逐渐充实起来。

中国语文杂志社

1989年5月

# 目 录

## 语法研究要避免两种倾向

——在第五届语法讨论会上的发言 ..... 吕叔湘 ( 1 )

词义和词类 ..... 朱德熙 ( 3 )

“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及其他 ..... 李临定 ( 8 )

词类问题的思考 ..... 邢福义 ( 23 )

兼类与处理兼类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 徐 枢 ( 42 )

名、动、形分类问题未能解决的原因 ..... 沈开木 ( 54 )

词类的划分原则和谓词“名物化” ..... 杨成凯 ( 68 )

动词名化和动名词 ..... 张学成 ( 87 )

现代汉语信息语法的词类问题 ..... 鲁 川 ( 99 )

## 词类：语言学的困惑

——相对性词类模式试探 ..... 史有为 ( 113 )

## 影响词类划分的因素和汉语词类定义的原则

..... 马庆株 ( 130 )

动词的“价”分类 ..... 范 晓 ( 144 )

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之管见 ..... 陆俭明 ( 159 )

再说次动词 ..... 饶长溶 ( 174 )

口语中的助动词 ..... 傅雨贤 周小兵 ( 184 )

“了”字补议 ..... 王惟贤 ( 197 )

## CONTENTS

|                                                                                                                                  |                      |
|----------------------------------------------------------------------------------------------------------------------------------|----------------------|
| Two deviations to be avoided in studies of grammar<br>——Speech at the 5th Seminar on Grammar<br>.....                            | Lǚ Shūxiāng ( 1 )    |
| Lexical meaning and parts of speech.....                                                                                         | Zhū Déxī ( 3 )       |
| "Identify parts of speech in the light of sentences;<br>there are no parts of speech out of sentences" and<br>other issues ..... | Lǐ Lǐndǐng ( 8 )     |
| Reflections on the question of parts of speech<br>.....                                                                          | Xíng Fúyī ( 23 )     |
| Multiple membership of words and problems in dealing<br>with multiple membership .....                                           | Xú Shū ( 42 )        |
| The cause of the unsolved problem of distinguishing<br>nouns, verbs and adjectives.....                                          | Shěn Kāimù ( 54 )    |
| The principle of word classification and the "nomina-<br>lization" of predicates.....                                            | Yáng Chéngkǎi ( 68 ) |
| Verb nominalization and gerunds.....                                                                                             | Zhāng Xúchéng ( 87 ) |
| The issue of parts of speech in the informational<br>gramma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 Lǚ Chuān ( 99 )      |
| The parts of speech: a puzzle in linguistics<br>——an exploration of a model of relative parts<br>of speech.....                  | Shǐ Yǒuwéi ( 113 )   |
| Factors involved in word classification and the principle<br>of defining the parts of speech in Chinese                          |                      |

|                                                                                   |                                  |
|-----------------------------------------------------------------------------------|----------------------------------|
| .....                                                                             | Mǎ Qīngzhū ( 130 )               |
| "Valency" classification of verbs.....                                            | Fàn Xiǎo ( 144 )                 |
| My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ransitive verb in<br>Contemporary Chinese..... | Lǚ Jiǎnmíng ( 159 )              |
| More remarks on co-verbs.....                                                     | Ráo Chángróng ( 174 )            |
| Auxiliary verbs in Spoken Chinese<br>.....                                        | Fù Yǔxián, Zhōu Xiǎobīng ( 184 ) |
| Additional comments on the particle <u>le</u><br>.....                            | Wáng Wěixián ( 197 )             |

# 语法研究要避免两种倾向

## ——在第五届语法讨论会上的发言

吕叔湘

我因为有事要到外地去，不能来参加这次的讨论会，很觉得遗憾。本来想在会上说几句话，现在只好写下来请主持会议的同志替我读一读了。

我觉得在讨论汉语语法问题的时候，有两种倾向须要避免。一种是烦琐主义，一种是虚无主义。我说的烦琐主义是对一种语法格式分了又分，一层又一层，名目繁多，记都记不住。本来一种格式是从很多实例中归纳出来的。由于出现在这种格式里的词语不同，有的可以让这种格式实现某种变化，有的不能，要不要把这种格式再进一步划分，另立一些名目，就需要认真考虑。很多情况是可以不另立名目，用列举例外的办法来处理的。如果稍有不同就一层一层分下去，这就是为分而分，没有实用价值了。

跟这种烦琐主义相联系的是滥用符号。用字母代表某些语法成分，用数目字表示相同之中有不同，是为了看起来醒目，说起来简便。可是如果符号太多太杂，变成长长的一串，反而不醒目、不简便了。

跟烦琐主义相对的另一极端是虚无主义。因为这样处理也概括不尽，那样处理也概括不好，于是索性不去做概括的工作，认为汉语的语法实际是词汇问题。几个字凑到一起，这么讲讲不通就那么讲，讲来讲去讲通了就得了，没什么语法规律。这本来是早期外国人学中国古文遇到种种困难，得出汉语无语法这么个结

论。现在有些人看见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就说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是庸人自扰，或者说汉语语法很微妙，不能用外国的语法概念来说明。这些意见跟一百年前或八十年前某些外国汉学家的意见很相似，都是我说的虚无主义。其实凡是语言都有语法，汉语也不例外。尽管有些细节还没弄清楚，要说是汉语无语法可言，那是难于叫人信服的夸大。至于说汉语跟某些外国语比较，有些语法现象是此有彼无，有些是彼有此无，这是很正常的，没有两种语言的语法是完全相同或者完全不同的。决不能根据这种情况就说那些语言是有语法的，汉语是没有语法的。

顺便谈一个问题，就是语法的时代性，也就是说古汉语有古汉语的语法，现代汉语有现代汉语的语法，既不能用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去套古汉语，也不能用古汉语的事例来反驳现代汉语的规律。并且严格说，古汉语内部还有时代和方言的差别，现代汉语还有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研究工作者不能无视这种种差别，轻易做出概括性的结论。

这几年我看书的时间少了，语法论文看的不多，以上所说两种倾向只是一种模糊印象，要我指出哪一篇是烦琐主义，哪一篇是虚无主义，我可指不出。也许没有这两种倾向，是我误解，那就算打打预防针吧。我的话完了。

# 词义和词类

朱德熙

跟五十年代相比，我们现在对于汉语词类问题的认识要清楚多了。这种认识可以概括如下：因为词类是反映词的语法功能（即语法分布）的类，所以理所当然只能根据语法功能分类。形态丰富的语言可以根据形态分类，那是因为形态反映功能，是功能的标志。直接根据形态分类，实质上是间接根据功能分类。根据语法功能划分出来的词类（指实词）往往可以概括出一定的意义，可是倒过来根据意义却无法保证划分得出能反映语法功能的词类。

在1953年至1955年的词类问题讨论中，尽管大家都承认不可能单纯根据意义划分汉语词类，可是始终没有人敢于正面提出词义应排除在划分标准之外。当时把流行于苏联语言学界的一些并无真知灼见的泛泛之谈拿来当作教条。其中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词类属于“词汇·语法范畴”。在“语法”前边加上“词汇”，就是为了把词义拉进来。这种看法的影响很大，一直到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语法著作里，还一方面承认划分词类的主要标准是词的语法功能，一方面又强调意义是“重要的参考标准”，甚至说意义和功能应该并重，不能偏废。关于词义不能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的理由，我曾在多处阐述过，无须再重复。这里只准备补充两个例子。举这两个例子的意思是想说明：如果不考虑词的语法功能，只从对词义的模模糊糊的感觉出发划分词类，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一）《简明汉英词典》是目前仅有的几部注词类的词典之

一。此书“惦”字条把“惦”字注为动词：

【惦】(动) remember, think of.

“惦”是粘着语素( bound morpheme ), 从来不单说, 而且在句子里也不是一个独立的词。它后头老跟着后缀“着”, 要不就是跟“记”“念”等极有限的几个语素组成复合词( 惦记 | 惦念 )。

“惦”既然不是词, 所以也就谈不上是动词。同书“倚”字条下也注动词:

【倚】(动) (1) lean on, lean against: ~着门站在那里 stand there leaning against the door. (2) rely on: ~势欺人 abuse one's power and bully others.

“倚”也是后头老跟着“着”, 或是作为复合词的成分( 倚赖 | 倚仗 | 倚靠 )。跟“惦”字不同的是, 它在文言里是一个独立的词( 倚势欺人 | 倚柱而笑 )。《简明汉英词典》把“惦”和“倚”注为动词, 凭借的是意义, 恐怕没有考虑功能和分布。

(二) “出品”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分成两个条目:

【出品】 chū pǐn 制造出来产品。

【出品】 chūpǐn 生产出来的物品; 产品: 这是本厂的新 ~ | 这些 ~ 经过检验, 完全合格。

《现代汉语词典》是不注词类的, 不过编者显然认为“出品”有名词的用法, 又有动词的用法。后来出的词典大都沿袭这个说法。北京外国语学院编的《汉英词典》:

【出品】(1) produce, manufacture make: 光明化工厂 ~ manufactured (或 made) by Guangming Chemical Plant. (2) product: 新 ~ a new product.

前引《简明汉英词典》:

【出品】(动) manufacture, make, produce

(名) manufactured product; produce

又《汉语大词典》:

【出品】(1)犹言作品。宋米芾《画史》:“杭僧真慧画山水佛像。近世出品,惟翎毛墨竹,有江南气象。”

(2)生产出来的物品;产品。(3)制造出产品。钱钟书《围城》一:“可惜法国出品的朱古力糖不好,天气又热,不宜吃这个东西。”

说“出品”有动词的用法,大概是认为“中国出品”正好跟英语的 made in China 相当,等于说“中国制造”。其实“出品”跟“制品|产品|作品”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名词。下边拿这几个词跟“制造、出版”等动词比较:

|      |       |          |            |       |
|------|-------|----------|------------|-------|
| 不制造  | 制造没有  | 已经制造(了)  | 制造(了/过)汽车  |       |
| 不出版  | 出版没有  | 已经出版(了)  | 出版(了/过)许多书 | 出不出版  |
| *不制品 | *制品没有 | *已经制品(了) | *制品(了/过)汽车 | *制不制品 |
| *不产品 | *产品没有 | *已经产品(了) | *产品(了/过)汽车 | *产不产品 |
| *不出品 | *出品没有 | *已经出品(了) | *出品(了/过)汽车 | *出不出品 |

从句法功能上看,“出品”显然跟“制品、产品”相同,跟“制造”不同。

在《现代汉语词典》里,作动词用的“出品”的注音是 chū // pǐn,《词典》的“凡例”说:“有些组合在中间插斜的双短横“//”,表示中间可以插入其它成分”。可见《现代汉语词典》认为作动词用的“出品”是动宾式离合词。可是事实上“出品”是不能拆开的,《词典》的说法有误。所以从构词方式看,“出品”也是跟偏正式复合名词“制品|产品”相同,跟动宾式离合动词“出版”不同。

总之,“出品”是纯粹的名词,并没有动词的用法。“中国出品”跟“中国制品|中国产品”一样,是名词性偏正结构,等

于说“中国的出品”。它跟主谓结构“中国制造”构造不同，意思也不一样。上文提到的《汉语大词典》引《围城》“法国出品的朱古力糖”里的“法国出品”也同样是名词性结构。“法国出品的朱古力糖”跟“吴彩鸾写本（的）《唐韵》”，“戴震校本（的）《方言》”的句法结构相同，其中的“出品 | 写本 | 校本”都是名词，不是动词。《现代汉语词典》误以为“出品”有动词的用法，也是因为只从对词义的朦胧的感觉出发，没有仔细考虑它的功能和分布。

#### 〔附记〕

“惦”字不见于《康熙字典》以上字书。《辞海》“惦”字下引《红楼梦》82回：“累你二位惦着”。《汉语大字典》引《红楼梦》39回：“宝玉心中只惦记着抽柴的故事，因闷的心中筹画”，又引《儿女英雄传》34回：“奴才是怕奴才太太惦着，等奴才回奴才太太一句去”。其实这个字更早见于元曲。

从今后打叠起腹中忧，空着我惦题着心头闷。（《娶小乔》头折【尾声】）。

“惦题”也写作“掂题、咭题、颠题、佔埶”，下边摘举二例：

一会家眼前活现，一会家口内掂题。（《双赴梦》头折〔混江龙〕）

可怜我每日家思念你千万遭，咭题有十数遍。（《合汗衫》第四折〔雁儿落〕）

“惦题”是挂念、念叨的意思。元曲里跟“惦题”意义相近的还有“咭道”。例如：

口咭道十余次，连说道五六番。（《乐毅图齐》第折〔梧二叶儿〕）。

自从他去了，无一日不咭道，眼皮上不住梭梭跳，料应他作念着。（《梨园乐府》上商政叔散套〔双调新水令〕）

从词形和意义两方面看，“咭道”显然跟现代北京话里的“念叨”

相当。我们虽然不知道“咕”字的确切的读音，可是从“咕题”的“咕”也可以写作“据(《字汇》丁廉切)”和“估(《广韵·添韵》丁廉切)”看来，这个字大概是收闭口韵的端母字。我很怀疑“咕道”的“咕”就是“念”字的变读。“念”《广韵·栳韵》“奴店切”是泥母去声字。可是从“念”得声的“唸”和“埤”都读端母去声，《广韵·栳韵》都念切，与“店”字同音。现代北京话的“惦着”，《三续金瓶梅》(道光间稿本，凡八卷四十回，纳音居士编辑。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写作“垫着”：

过了几日西门庆垫着葛翠屏之事与月娘商议(第四回)。  
“垫”《广韵》亦在栳韵都念切下。所以北京话“惦着、惦记”的“惦”也很可能是从“念”字分化出来的，与“咕道|咕题”的“咕”是同一个语素的不同的写法。

## “依句辨品，离句无品”及其他

李 临 定

“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是黎锦熙先生对待汉语词类分析的一种观点。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里指出：“凡词，依靠句形，显示词类”，（29页）又指出：“就语词在言语的组织上所表示的各种观念，分为若干类，叫做‘词类’”。（5页）

我们在提到黎先生的这种观点时常常采取批评的态度。实际上这一种观点还是有它合理的一面的，它强调了划分汉语词类应该重视句子构造关系的作用。的确，汉语的词离开句子、离开一定的环境，孤立地来看，是不好辨别它的词性的，比如“锁”“编辑”，你说它们应属什么词类？孤立地来看，是不好说的。在一些语法著作里主张立“谓词”一类，顾名思义，这是根据句子构造关系来确立的，这一类词都可以做谓语。

划分词类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按照词本身的构造形式以及变化形式来划分，一条是按照词的句法组合关系来划分，前一种是西方语言划分词类普遍采用的方法，后一种则是越来越多的人用之于划分汉语词类的方法。在我国曾经也有人力图想依赖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来划分词类的，但是事实证明，过分强调这一方面是行不通的，因为汉语的情况和西方语言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它“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或者说它的形态变化是“既不全面也不地道的玩意儿”（《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1页）。汉语的词类主要只能依靠词的句法组合关系来划分。

《新著国语文法》成书于1924年，当时是我国语法学建立的

初期，这一时期难免要过多地学习、引进外国的分析观点和方法。但是在对待词类问题上，《新著》并没有追求一定要按照词的“形态变化”来划分词类的原则，而是注意到了汉语的特点，提出“依靠句形，显示词类”的观点，这应该说也是不容易的。《新著》的这一观点，和现在多数人所采用的根据词和词的组合能力划分词类的观点是一致的。

所谓按照词的组合能力划分词类，是说不同的词类组合的能力是不同的，比如说动词可以带宾语，形容词可以受“很”修饰，名词可以受数量词修饰，等等。这实际上是根据一定的组合格式（组合框架）来区分词类的。就此我们可以概括地说，这种方法是“依靠式（格式）形，显示词类”，这和《新著》所说的“依靠句形，显示词类”相比较，它们的路子应该是一致的。

如果不是绝对地追求依靠句法位置来确定词类，比如说做主语、宾语的一定是名词，做定语的一定是形容词，而是采取一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那么，句子的构造关系、句子的分类（句型分类）在考虑汉语的词类问题时，是很值得重视的。比较下边三组句子：

甲组

（1）领导表扬了他

（2）同志们支持他

乙组

（3）他受到了领导的表扬

（4）他得到了同志的支持

丙组

（5）我学习开拖拉机（学习在田野上开拖拉机）

（6）我负责送开水（负责给你们送开水）

甲组里的“表扬”“支持”等处于谓语位置，毫无疑问都是动词。乙组的“表扬”“支持”都处于宾语位置，丙组的“开”

“送”等也处于宾语位置。“表扬”等和“开”等虽然所处的句法位置相同，但是它们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表扬”等已丧失了动词可能有的语法特征，比如它们不能带宾语，不能带“了、着、过”等时态成分，不能有动词重叠形式，前边不能有状语，等等。但却具有了名词的特点，前边加上了定语；而“开”等则还保留着动词的特征，它们的后边可以带宾语，前边可以有由介词“在”“给”等构成的介词短语。因而丙组里的“开”“送”还是动词，而乙组里的“表扬”“支持”则是动词的名词化形式，它们尽管句法位置相同，但是组合特点有较大区别，应该分别处理。

近些年来，我们比较重视句子分类型（句型分类）的研究。在这方面研究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句子分类型的研究需要和词类问题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它们可以相互补充、促进。在句子分类型（句型分类）的研究中我们获得了不少有关词类问题的信息，而且结合句子分类型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区分出词类各大类的多种次类来，从而丰富了词类的内容，引导了词类的研究。

我在分析“存在句”时发现进入这种句型的动词在功能上有些特别，和进入一般动词句的有很大不同，因而觉得汉语的动词可以区分出动作动词和状态动词两类来。试比较下边三组句子：

甲组

- (7) 他在挂画儿呢
- (8) 他在摆菜呢
- (9) 他慢慢地躺了下去

乙组

- (10) 墙上挂着一幅画儿
- (11) 桌子上摆着不少菜
- (12) 床上躺着一个人

丙组